

編號：50

正氣歌¹ 並序

文天祥

予囚北庭，坐一土室²，室廣八尺，深可四尋³，單扉低小，白間⁴短窄，汗下⁵而幽暗。當此夏日，諸氣萃然⁶：雨潦⁷四集，浮動牀几，時則為水氣；塗泥半朝⁸，蒸漚歷瀾⁹，時則為土氣；乍晴暴熱，風道¹⁰四塞，時則為日氣；簷陰薪爨¹¹，助長炎虐，時則為火氣；倉腐寄頓¹²，陳陳逼人¹³，時則為米氣；駢肩雜遝¹⁴，淋漓汗垢，時則為人氣；或圍溷¹⁵，或毀屍，或腐鼠，惡氣雜出，時則為穢氣¹⁶。豐¹⁷是數氣，當之者鮮不為厲¹⁸。而予以孱弱，俯仰其間，於茲¹⁹二年矣。審如是，殆²⁰有養²¹致然爾。然亦安知所養何哉？孟子曰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²²彼氣有七，吾氣有一，以一敵七，吾何患焉！況浩然者，乃天地之正氣也，作《正氣歌》一首。

天地有正氣，雜然賦流形²³：下則為河嶽，上則為日星，於人曰浩然²⁴，沛乎塞蒼冥²⁵。皇路當清夷²⁶，含和吐明庭²⁷；時窮節乃見²⁸，一一垂丹青²⁹：

在齊太史簡³⁰，在晉董狐筆³¹，在秦張良椎³²，在漢蘇武節³³；為嚴將軍頭³⁴，為嵇侍中血³⁵，為張睢陽齒³⁶，為顏常山舌³⁷；或為遼東帽，清操³⁸厲冰雪；或為《出師表》³⁹，鬼神泣壯烈，或為渡江楫⁴⁰，慷慨吞羌羯⁴¹；或為擊賊笏，逆豎⁴²頭破裂。是氣所磅礴⁴³，凜烈⁴⁴萬古存。當其貫日月⁴⁵，生死安足論⁴⁶。地維賴以立，天柱⁴⁷賴以尊。三綱實係命⁴⁸，道義為之根。

嗟予遘陽九⁴⁹，隸也實不力⁵⁰。楚囚⁵¹纓其冠⁵²，傳車送窮北⁵³。鼎鑊甘如飴⁵⁴，求之不可得。陰房闐⁵⁵鬼火，春院闕天黑⁵⁶。牛驥同一皂⁵⁷，雞棲⁵⁸鳳凰食。一朝蒙⁵⁹霧露，分作溝中瘠⁶⁰。如此再寒暑⁶¹，百沴自辟易⁶²。嗟哉沮洳⁶³場，為我安樂國！豈有他繆巧⁶⁴，陰陽不能賊⁶⁵。顧此耿耿在，仰視浮雲白，悠悠⁶⁶我心悲，

蒼天曷有極⁶⁷！哲人⁶⁸日已遠，典刑在夙昔⁶⁹，風簷⁷⁰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文天祥（公元 1236 – 1283），吉州廬陵（今江西吉安）人，字宋瑞，一字履善，號文山。寶祐四年（公元 1256），擢進士第一（狀元），歷任郎官、提刑、知州等職，德祐元年（公元 1275）元兵渡江，文天祥散盡家財募兵以義軍勤王，次年任右丞相，出使談判被扣押，得脫險南逃，奉益王（端宗）於福州，封信國公，復組織義軍力圖恢復失地，又再度因兵敗在廣東海豐北的五坡嶺被俘，時元將張弘範曾加誘脅，文天祥答以《過零丁洋》一詩以明志。被押至大都（今北京），囚於兵馬司，元世祖忽必烈一再威脅利誘，不屈，被囚虜約三年後，在大都柴市從容就義，年四十八歲。

在元兵渡江前，文天祥詩歌平平，後經歷滄桑國變，詩風大變，內容充實豐富，感情深沉厚重，語言沉着凝煉，自言「在患難中，間以詩記所遭」，為「使來者讀之，悲予志焉」，故詩亦多直露急切，慷慨悲憤。有《指南錄》、《吟嘯集》等傳世，後人編作《文山先生全集》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文天祥於宋帝昺祥興二年（公元 1278）十二月兵敗五坡嶺被俘，至次年二月，元將張宏範攻入厓山，宋亡。張屢勸降，但文不為所動，被押送至大都（今北京）囚禁於兵馬司（今北京府學胡同）約四年之久，至元世祖至元十九年（公元 1282）十二月被害於都城柴市，《正氣歌》是殉國前一年夏天作。按《正氣歌》序言，詩寫作於環境相當惡劣的囚室，面積狹小幽暗，只有一隻小窗，在夏日「諸氣萃然」，既潮濕又臭氣侵人，計有水氣、土氣、日氣、火氣、米氣、人氣、惡氣、穢氣七種氣，文天祥處身在這種劣境中兩年之久，但真沒有倒下，是因為有浩然正氣與之抗衡，於是作了這首《正氣歌》。

三、注釋

1. 正氣歌：文天祥作於被元兵囚押在元大都年間，詩以正氣為主題，故名《正氣歌》，歌是古詩中「歌行體」的意思。
2. 北庭：原是漢時北匈奴所居之地，借指元都大都（今北京）。土室：土牢。
3. 四尋：古代長度單位，通常有人伸開兩臂為尋，故有八尺、七尺、六尺多種說法。
4. 白間：以白土塗抹的窗戶。

5. 汙下：洼下，地勢凹陷。
6. 萃然：叢集的樣子。
7. 潦：路上流水、積水。
8. 塗泥：地上出泉。朝：大堂，這裏指房子。
9. 蒸漚：謂泥土漸潰水中，水氣上騰。漚：水面的浮泡，水潰之物；
④[鷗]，[au1]，亦讀作[樞]，[au3]；⑤[ōu]，亦讀作[òu]。歷瀾：泥潦翻滾之意。
10. 風道：通風道口。
11. 簷陰：房簷之下。薪：柴火。爨：煮飯。④[串]，[cyun3]；⑤[cuàn]。
12. 倉腐：倉庫裏貯存的腐爛了的發霉米粟。寄頓：貯存很久。
13. 陳陳：即陣陣，指腐爛倉粟的氣味。
14. 駢肩：擁擠紛亂，肩挨着肩並排。雜遝：行人很多。遝：④[踏]，
[daap6]；⑤[tà]。
15. 圍溷：原意廁所，此處指人排泄物。④[青混]，[cing1wan6]；
⑤[qīnghùn]
16. 穢氣：骯髒之氣。
17. 疊：重複此數種氣。
18. 鮮：少。厲：病。
19. 於茲：到此時。
20. 殆：大概。
21. 養：修養、涵養。
22. 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見《孟子·公孫丑》篇。
23. 雜然：紛紛地。賦：賦予。流：流品、品類。形：形體。
24. 浩然：浩大的樣子，即指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。
25. 沛乎：盛大的樣子。蒼冥：青天。
26. 皇路：國運、國步。清夷：清平、太平。
27. 含和：含着祥和。吐：吐露。明庭：猶言朝廷。
28. 時窮：時局危急。節：節操。見：同現。
29. 丹青：《漢書·蘇武傳》：「竹帛所載，丹青所畫」，指用以泛指史冊。
30. 齊太史簡：在春秋時齊國大夫崔杼殺齊莊公，史官直書其事被崔所殺，其兩個弟弟繼為史官又照直書，都被殺掉，另一弟弟還是這樣寫，崔杼沒法唯有放過。而齊國另一位「良史」南史，得知此書，也拿着竹簡趕了來，得知事已寫定，才中途折返，事情記載在《左傳》襄公二十五年事。
31. 晉董狐筆：春秋時晉國趙穿殺晉靈公，時執政大夫趙盾逃亡在外，未出國境，聞訊而返，晉國太史董狐書「趙盾殺其君」以示於朝，因為趙盾「亡不越境，返不討賊」孔子讚美說：「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書法不隱。」

32. 秦張良椎：戰國末期，韓國被秦國所滅，張良以家財募客為韓報仇，得力士滄海君，以一百二十斤大鐵椎狙擊秦始皇於博浪沙，誤中副車，張良遂更姓名到處亡匿。
33. 漢蘇武節：漢武帝時，蘇武出使匈奴被扣押，堅貞不屈，遭囚禁置大地窖內，不給吃喝，蘇武嚼冰雪吞羶毛，不死，遂被流放於北海（今西伯利亞貝加爾湖），命牧公羊，說要等到公羊懷孕才允許回漢。蘇武持着使臣所持符節十九年，符節上裝飾的牦牛尾毛盡脫落，艱苦備嘗，後終歸漢。
34. 嚴將軍頭：漢末巴郡太守嚴顏，在劉備入蜀時，戰敗被張飛所俘，飛問：「大軍至，何以不降，而敢拒戰？」顏答：「我州但有斷頭將軍，無有降將軍也。」事載《三國志·張飛傳》。
35. 嵇侍中血：晉惠帝時，侍中嵇紹從惠帝戰於蕩陰，軍敗，百官侍衛皆散。時飛矢如雨，嵇紹以身遮蔽惠帝，死，血沾惠帝衣。事後，左右要取衣洗淨，惠帝說：「此嵇侍中血，勿去！」載《晉書·嵇紹傳》。
嵇：^粵[奚]，[hai4]；^漢[jī]。
36. 張睢陽齒：指唐代安史之亂時固守睢陽（今河南商丘）的張巡，《舊唐書·張巡傳》載張巡「每與賊戰，大呼誓師，眦裂血流，齒牙皆碎」，睢陽城破，賊將尹子奇問何以故，張巡答：「吾欲氣吞逆賊，但力不遂耳！」尹以大刀剔開巡口察視，所存牙齒不過三顆。陽齒，一作「陽髯」。
37. 顏常山舌：指唐代安史之亂時常山（今河北正定縣南）太守顏杲卿亂起，顏起兵討賊，城破被俘至洛陽，痛罵安祿山，遭酷刑，罵不絕，直至賊鉤斷其舌，「含糊而絕」。
38. 遼東帽：管寧於漢末政治混亂之際，避居遼東，從者甚眾，一個月間居處成邑，有記載管寧在家常着皂帽，或指此。清操：清高操行。
操：^粵[措]，[cou3]；^漢[cāo]。
39. 《出師表》：蜀漢後主建興五年（公元 227）三月，諸葛亮率大軍由漢中北伐曹魏，上《出師表》予後主。
40. 渡江楫：祖逖，東晉元帝時為奮威將軍，自請出師收復失地，在北渡長江時，船到了江心，中流擊楫而誓曰：「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，有如大江！」詞氣慷慨，聽者動容。
41. 羌：中國西北少數民族，舊稱西戎，分佈今青海、甘肅、四川一帶。
羯：中國古代西北民族之一，為匈奴別支，魏晉時分佈於山西潞城附近各縣。
42. 擊賊笏：唐代段秀實以笏擊賊故事。唐德宗時，朱泚謀反，段假裝與朱合作，趁議事之際，用大臣所持用以記事的象笏手板擊之，並大罵「狂賊」，中朱頽，朱匍匐流血而走。逆豎：叛逆的人。
43. 旁薄：同「磅礴」。
44. 凜烈：大義凜然、壯烈。
45. 當其：當前面所提十二人壯烈行事。貫：連接、連續；貫日月：可與日月同光，連在一起。
46. 安足論：怎值得、怎足以。論：^粵[輪]，[leon4]；^漢[lún]。

47. 地維：古以大地四方形，四角有大繩維繫，故稱地維。天柱：又以為天有八柱承托，故稱天柱。
48. 三綱：君以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（儒家社會倫理思想）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之道。係命：繫命。
49. 嗟：嗟嘆。予：我。遘：遭遇；^粵[救]，[gau3]；^漢[gòu]。陽九：「百六陽九」，古代對千百年出現一次的災難，或人的厄運，具體解釋不一。
50. 隸：隸屬，身屬於人的賤臣之類。隸也實不力，意為沒有盡力。
51. 楚囚：作者自喻，指身為俘虜，《左傳》典故，春秋時晉侯看到原籍楚國的鄭國俘虜，因問：「戴着南方式樣衣帶的囚犯是甚麼人呢？」官員答：「鄭人所獻楚囚也。」後世詩文常以南冠指囚犯。
52. 纓：繩子、帶子，作動詞用，指用繩索捆綁。纓其冠：被綁而戴着南冠的意思。
53. 傳車：古代官府所置驛站中備以轉運的車輛。窮北：極北之地。
54. 鼎鑊：皆鍋之類的煮器，指古時用來將人煮死之酷刑。飴：糖。
55. 陰房：囚室。闐：寂靜；^粵[田]，[tin4]；^漢[tián]。
56. 春院：春天院落。闔：鎖閉；^粵[秘]，[bei3]；^漢[bì]。
57. 驥：駿馬，喻俊傑之士。皂：馬槽。
58. 雞棲：雞窩。
59. 濛：籠罩。當是指被序中所說諸惡氣籠罩人身。
60. 分：本分、應當之意。溝中瘠：古稱不得好死謂「轉死溝壑」，瘠是枯骨。
61. 再寒暑：即兩年。
62. 沴：惡氣，即序中「諸氣萃然」之氣；^粵[例]，[lai6]；^漢[li]。辟易：退避。
63. 沮洳：低濕地方；^粵[醉預]，[zeoi3jyu6]；^漢[jù'rù]。
64. 繆巧：機詐。
65. 陰陽：寒暑之氣。賊：害，動詞。
66. 悠悠：長遠。
67. 曷：豈、難道。極：盡。
68. 哲人：古時賢哲之士，即前面所提齊太史等人。
69. 典刑：即典型、模範、榜樣。夙昔：從前往昔。
70. 風簷：簷口處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《正氣歌》是文天祥在殉國一年前所作五言古詩，詩有序言自述詩作的寫作背景和作意。詩人堅信支持自己的精神力量，就是天地間的浩然正氣，於是以詩歌作歌頌。全詩六十句三百字，舉證史事頗多，可分作三段作賞析。

首段「天地有正氣，雜然賦流形：下則為河嶽，上則為日星，於人曰浩

然，沛乎塞蒼冥。皇路當清夷，含和吐明庭；時窮節乃見，一一垂丹青」十句，闡明正氣之體現於天、地、人等方面的種種現象，指出正氣對於人處在太平盛世或亂世的不同體現。「天地有正氣」二句，言天地間正氣，萬物各有不同的承受，被「雜然」賦了「流形」；「下則為河嶽」四句，言正氣在地面上成為奔流的長江大河，和巍峨的崇山峻嶺；在天上，則為光輝的日月星辰；正氣在人身上，則為浩然之氣。這種正氣無處不在，充塞天地間。「皇路當清夷」四句，言在國家政治清明的時代，君明臣良，朝廷之上，得以和平地表露出來，當國家遇到危難之時，稟有正氣的人就顯出剛毅堅貞的志節，在史冊上留下英名，此四句寫得氣象恢宏，堂堂正正，重點在表明「時窮節乃見」，正是正氣所賦者的驗證，下開第二段十二位人物史證。此段用「形、星、冥、庭、青」平聲韻，聲情初則平和表述而漸高亢，五平聲韻按次序是「陽平、陰平、陽平、陽平、陰平」，安排上大底是先抑後揚兩次，即以「上則為日星」和「一一垂丹青」作聲音上的提振，並以「垂丹青」三字作此段中最強音階，強調作意。

次段「在齊太史簡」至「逆豎頭破裂」十六句，列舉歷史人物，極簡練地講述了十二人壯烈事跡。前「在齊太史簡，在晉董狐筆，在秦張良椎，在漢蘇武節；為嚴將軍頭，為嵇侍中血，為張睢陽齒，為顏常山舌」八句，一句述一人事跡，分別是春秋時齊國太史的簡書，晉國董狐的直筆；秦朝張良在博浪沙以鐵椎狙擊秦始皇；西漢時蘇武在匈奴持執旌節十九年仍不屈；東漢嚴顏寧願斷頭不屈從敵將；東晉嵇紹為護主而灑熱血；唐代張巡守衛孤城時，戰鬥中每激憤得嚼齒穿齦；顏杲卿在安史之亂中，罵賊而被斷舌；此等事，皆驚天地、泣鬼神；接着「或為《出師表》，鬼神泣壯烈，或為渡江楫，慷慨吞羌羯；或為擊賊笏，逆豎頭破裂」八句，兩句述一人事，三國時漢末管寧在遼東躬耕，冰天雪地中清操自勵；諸葛亮《出師表》表明「鞠躬盡瘁、死而後已」的忠義，壯烈得令鬼神也被感動涕泣；晉代祖逖渡江擊楫，誓要收復中原，慷慨激昂；唐代段秀實以笏板痛擊謀反的朱泚，使其頭破，血染逆庭。此十六句用「筆、節、血、舌、雪、烈、羯、裂」入聲韻，由首段之平聲韻轉而連用八個短促的入聲韻，且前八句是每句述一人事跡，旋律明顯陡變，節奏急快，詩人心胸中往古英烈在此連珠噴出，情感爆發；後八句二句述一人事跡，仍是感懷激烈，但節奏已稍稍調節，預備過渡於下一節。最後「是氣所磅礴，凜烈萬古存。當其貫日月，生死安足論。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。三綱實係命，道義為之根」八句，是對十二人事跡的總結：正氣是維繫天柱、地維、人倫的重要強大力量，萬古長存，正氣廣大雄厚，磅礴所及，凜烈萬古，正當正氣發揚強大得貫連日月之際，養得正氣之人，可以把生死置諸度外，天柱因之而尊，地也賴而立，綱常得以維繫，人世的所有倫理道德，莫不繫於正氣而存在，言下之意，宇宙間各方面的關係之所以井然有序，皆以正氣作為根本，可見正氣之可貴。八句屬論述，仄聲韻轉作「存、論、尊、根」平聲韻，由散句而成對句，情感較收斂，但將聲情提升至如宗教佈道之莊嚴宣告。

第三段「嗟予遘陽九」至「古道照顏色」二十六句，自述被囚禁的複雜心情。「嗟予遘陽九，隸也實不力。楚囚纓其冠，傳車送窮北。鼎鑊甘如飴，求之不可得」起六句，文天祥自言作為身繫國家安危的宰相，實未能盡責，有負於國家（在現代人看來或過份自責，但對古代志士仁人來說，只要身敗仍會自謙「不力」，認為自己有負國家），但既已落入敵人手中，只好準備犧牲，鼎鑊之刑不但不怕，反甘之如飴，求之不得。「陰房闐鬼火，春院闕天黑。牛驥同一皂，雞棲鳳凰食」四句，是獄中生活的實寫，牢房如地獄之鬼氣森森，即使在春天亦無半點生氣，一片黑暗，俊傑與惡徒同困，如牛馬共食一槽，如鳳凰被迫在雞窩中討食。「一朝濛霧露，分作溝中瘠。如此再寒暑，百沴自辟易。嗟哉沮洳場，為我安樂國！豈有他繆巧，陰陽不能賊。顧此耿耿在，仰視浮雲白，悠悠我心悲，蒼天曷有極」十二句，是內心剖白，一年又一年囚在此，環境極惡劣，傳遇亦慘毒，本易感染疾疫，或瘦死獄中，但自己竟然無事，變「沮洳場」而成為「安樂國」，使陰陽二氣不能賊害自己，並無他故，只因浩然正氣化作自己對國家的耿耿忠節、心志清白，然而，詩人仍表白，自己的心還是悲愁悠悠，其深其廣就如蒼天之無盡無極。「悠悠我心悲，蒼天曷有極」兩句，在整篇中已算較柔情的一筆，雖只有此兩句，仍使人感受到文天祥人性之一面，尤其動人，反令全篇生遍悲壯之感。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刑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」結尾四句中，「哲人」句點明主題，表示自己以古代哲人作榜樣，心志甚堅，年代隔距雖遠，但其典刑、模範卻在往昔史上長存，在風簷之下展讀他們的事跡，自古已存的正道照在自己的臉上，使顏色不變，昂然面對逆境。此段二十六句全用入聲韻，「力、北、得、黑、食、瘠、易、國、賊、白、極、昔、色」十三字屬十三職、十一陌、七易韻部通押，基本上是激越的調子：頭六句敘事則自述兵敗，但語態不自哀；「陰房闐鬼火」十句述牢房之磨人，但調子不乞憐；「豈有他繆巧」六句，「哲人日已遠」四句，自述哀腸，調子仍保持高亢，然而，二十六句仍於高亢中備變化，散句與對句交雜運用，使語勢仍保持流麗變化。